

再造“桃花源”

——评长篇小说《五谷地》

◎张瑞祥

最近全文阅读了鄂尔多斯本土作家张秉毅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五谷地》，小说延续了张秉毅一贯以来的创作风格，即散文化的小说创作。正如作者在他的创作谈中所言：“中国画的散点透视美学，无主角，群体人物的设置，既突破传统长篇小说写作的模式化、格式化，也最大程度地还原生活的原生态，并使小说文本呈现出全新的样貌和品质。”应该说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一种清醒的创新意识和风格意识，这是一个成熟作家的标志。

小说的结构独具匠心，作者向往空间叙事，不想沿着时间轴结构讲述一个所谓变化对比的故事，索性就框定在一年，以四季分卷，历时性地讲述这个叫“五谷地”的村庄这一年(2021年)的故事。这样的一种结构安排，在本人看来，不仅仅是叙事形式的安排，更隐含着一种对传统农业、农村、农民劳作生活内化在血液中的深刻体验。因为农民与农村的生活节奏就是更服从于季节和节令的时间规则，这一点在作者的人物描写、情节设计上也体现得很明显，这里隐约传递着叙事者对一种生命节奏和人生秩序的安排和对农业文明归属感的认同。

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热爱，在《五谷地》中表达得非常充分。这不仅仅是对于农村劳作过程、对于农民生活习俗的熟悉，更重要的是在于一种不由自主的诗意的美化过程。以这种审美的态度描述农民生活方式，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谱系中应该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沿着赵树理、孙犁、周立波、柳青、路遥、贾平凹等知名作家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对农民生活的美的探寻和有感情的述说，这样地影响浸润在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尽管这些作家写作风格各异，但是却延续着一个共同性的传统：就是对自己笔下农民所具有的深厚的因为理解而热爱的感情。这种感情来自于对故乡、对农村生活里那种恬静、朴实味道的长久体验，特别是作者在创作中无意识地强化着这种农村生活的优点和特色，安逸闲适的生活节奏，美丽又充满生机的自然风



景，人与人之间和谐亲切的互助关系。

《五谷地》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中，周至是一个文化人，在城市里待了将近40年回到了故乡，看到故乡的山山水水、人情风物，完全没有物是人非的不适应，可以非常融洽地带着知识分子认知，投入到乡村社会的生活和建设事业当中。李星是五谷地出身的企业家大富翁李铜厚的儿子，他是有着很长时间在国外旅居经历的富二代，是一个设计师，被他的父亲李铜厚要求在这个乡村里待一年的时间，当然这是作品中对于具有较高学历和认知的海归代表，在人生发展规划中的一种想象性设定。人物群谱中还有乡村里的大学生村官赵芳芳和踌躇满志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的周家驹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但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传统的农民，是新一代乡村建设的创业者。身份上是地地道道传统农民的只有赵常这个人物形象，他依然保持着传统农民的劳动习惯、诚实纯朴的性格。

尽管小说中的这些人物社会角色、文化背景、经济地位各不相同，但是机缘凑巧，他们重新回到了曾经共同的家乡，又能够毫无芥蒂、没有任何隔阂与距离地参与到乡村振兴和扶贫攻坚的伟大事业中来。这样的情节叙述与我们在现实生活过程相比较，就能体会到，推进过程非常的平顺，缺少了生活本身固有的苦和涩的味道。作家本人是一个生活经历丰富、阅历深厚，也可以说饱经风霜的人，深深懂得生活中的挫折和磨难，是必不可少。那么为什么在作品中却像是化学家一样，把生活本来就有的苦与涩，作了高度的蒸馏与提纯？

从评论的角度来说，本人认为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创作意识和个体内心温情的饱满表达。这样的理想主义和温情的内心是中国传统文人笔下历久弥新的一种创作选择，就像陶渊明创作的那个虚构的古代乐土桃花源一般，那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

髻，并怡然自乐。”这是陶渊明的理想的生活境界，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也从文化人周至的角度，有意识地引用陶渊明的诗文，并把陶渊明的田园生活与周至重返乡村的生活作了生动的类比。

《五谷地》也是作家张秉毅心目中的桃花源，只不过更为具体、更为现实、更为现代。作家抹去了生活里存在的隔膜、冲突以及矛盾等，就是一个人历经了生活的艰难，了解了人生的艰辛之后，反而在内心变得柔和、温暖，用更充沛的热爱去拥抱生活；在一个更宽厚的文艺世界里，赞美经历风雨后的彩虹；在一个更悠长的历史事业中，坚定地追逐希望的光芒。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的表达，是人性磨砾之后的宽容。这对于一个耕耘文坛几十年的老作家来说，坚定地相信生命理想的光辉永恒，这是需要内心有坚定的信念的。

今天的社会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创作农村题材的小说数量比较少，因为农民、农村、农业在我们这个时代被边缘化的程度是非常高的。理想主义精神更被当成一种唱高调、不务实的愚笨，但是张秉毅却愿意做这个愚笨的人，愿意在作品的创作中，回到农村，描述农业、农村、农民在新的时代里正在发生的改变，他们的精神面貌不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与麻木，也不再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自私与狭隘，他们也开始与文化互联、与科技互联、与审美互联，他们正在成为精神独立、情感丰富、追求幸福的新一代农民。他们在乡村振兴的宏伟事业中，正在追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战略，作家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些农村生活的新变化、新气象、新趋势，并且有力地吹响了为新农村欢呼的理想主义号角。

我们为张秉毅小说创作中的坚守理想、保持温情的内在力量点赞。

张阿泉

张阿泉



弓弦上的艺术人生

张阿泉

张阿泉

张阿泉

都有根有源，又不完全囿于传统与前辈，每一首演奏都挥洒着个人的感悟与才气，他们每一位之间既相似又差异、既交融又独立。这是一种有趣的艺术现象，就像内蒙古大地上没有两片草种完全相同的草原、草原上没有两簇品类完全相同的蘑菇圈、牧场里找不到两家滋味完全相同的奶豆腐、不同的毡房里尝不到韵味迥异的奶茶，所以一脉相承，唯其互通，所以一脉相承；唯其互异，所以自成一家。

我喜欢任·白乙拉细腻的演奏，搜齐了他至今出版的全部演奏专辑《腾飞》《放牧青春》《母亲·草原·骏马》《清凉的杭盖》《草原上的蒙古人家》，逐首反复倾听，真是余音绕梁回味无穷。他不但擅拉自己的创作乐曲，还擅拉科尔沁叙事民歌、昭乌达古歌、锡林郭勒长调、乌拉特喜歌、鄂尔多斯情歌，涉及多种传统音乐体裁。粗犷的蒙古族大汉任·白乙拉的琴声不但宽广浑厚，还别有一番柔软柔美、哀而不伤的明净抒情气息，这也是他的琴声最能打动人、最具穿透力的内核所在，像他拉的《梦中的母亲》《月光下》《清凉的杭盖》《遥远的克鲁伦河》《三匹枣骝马》这类洗沁心灵的曲子，令人百听不厌。

琴声中有演奏家的“来路”。我们从任·白乙拉的琴声中，可以感受到他故乡的古勒格日罕乌拉巍峨、海拉尔河与苏吉河的奔流、裹挟着青草与牛粪味儿的草原风的吹拂以及风中的母亲发出的呼唤……

故乡都是回不去的地方，回不去的草原变成了遥远的思念，变成了指尖上、弓弦上绵绵流淌的美妙旋律，于是不但乡愁有了安妥之处，故乡山水的灵秀也借助音乐的力量传播到了更广大的世界。任·白乙拉的琴声是自己的“回想曲”，也是听众的“音乐中的草原”。

技巧更有穿透力的是情感和思想

马头琴艺术家巴拉干认为：“马头琴是能够表达人内心世界的乐器，用心拉琴是马头琴演奏家的高级技巧，拉活马头琴旋律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巴拉干这几句朴实的话，点出了马头琴演奏的灵魂，就是“用心”二字。

纵观任·白乙拉从少年习琴到如今琴艺出神入化的50多年的“马头琴人生”，“用心拉琴”“拉活马头琴旋律”这两点他是做到了。

关于马头琴演奏的心得，任·白乙拉说过这样两段话：“有的人只追求风格而缺乏技巧，有的人只有技巧却没有风格。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是快的慢的、民族的西洋的、古典的现代的乐曲之演奏，还是各种风格技巧的运用，对于一个职业演奏家来说都不是问题，比如说，慢长弓运弓的力度变化，应做到行弓如流水，强而不燥，弱而不虚。同时，马头琴淡、浓、轻、重、虚、实、厚、薄、刚、柔、动、静等音色的变化，与演奏时左右手分寸感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不论是快还是慢，我们都要两手配合默契、反应敏捷，演奏得结实、连贯、有力、干净、饱满、流畅、自然。”“音乐作品如同人生一样有起有落、有悲有喜、有快有慢，演奏时我们要通过对作品的理解和分析，准确把握好音乐内容与演奏技法，并把不同时代、不同风格、不同韵味的作品表现得淋漓尽致，只有这样才算是一位优秀的演奏家”。这两段话，已把“风格”与“技巧”的辩证关系阐释得准确到位，其中“行弓如流水，强而不燥，弱而不虚”“演奏时左右手的分寸感”强调的正是“拿捏得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人琴合一”化境，体现出任·白乙拉作为杰出演奏家饱满湛纯的情感与思想。



而安慰，没事儿，奶奶经常丢丢之类的话。还会在半夜床塌了后，面对女儿的惊呼说一句：“又不是塌天了。”翻身继续睡觉。这样情绪稳定，没有大嚷大吵、遇事迅速解决的母亲形象，触动了多少观众的心。张凤侠是个骨子里乐观勇敢坚强的女性，草原每个人都是如此的坚韧而温暖，他们之间也许产生过矛盾，但大家都能相互理解与尊重，处处透着美好与真挚。剧中还有一些引人发笑的场景，张凤侠家中的电视因为信号不好沦为摆设，她便用石头砌出了一台“电视”，为奶奶开播电视节目，一群人围成一圈煞有介事地观看。这是原著中没有的段落，但苦中作乐的精神却与原着一脉相承。这种适时抖落出生活的艰难的片段，是一种夹杂着淡淡忧伤的淡淡幽默，然而大家却用乐观和温暖装点着生活。这不正是一种很可贵、很美好的人性的东西吗？

这样一部温柔的电视剧，像一个慈爱的母亲，轻轻抚摸着远在他乡受创的孩子，低声细语地说着，你不必成为谁，你不必向往谁，你只需要是你自己，想爱就爱，想一个人就一个人，你可以精彩绝伦，你也可以平凡无趣。以人性之善安慰着每一个找不到心灵归宿的旅人。

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对于快节奏的现代都市人来说，寻找“诗与远方”的过程，往往也是探究真实自我的途径。文学作品之所以引人入胜，就在于它让我们暂时忘却了现实世界的纷杂，忘却人们表面与内心的不一致，而在一个众人所认可的虚拟场景之中，通过对具有代入感角色的叙事，使得我们能够借助创作者笔下的视角，体验另一种我们未曾实际经历过的生活。在这里，人物以一种裸身面目出现，有着可理解的行事准则与心路历程，而他们在虚构世界中的遭遇与面对遭遇时的取舍，将作者的三观传递给我们，供我们评判与借鉴。人总是应当为自己寻找一个精神家园的，生而为人就应当不断追问人之为人的意义以及人应当具有的精神和心灵的终极关怀。

饱受失眠与焦虑之苦的人们发现，在阿勒泰，“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遗憾。”面对枯燥的生活，我们俯首称臣，认命般地认为求而不得是生活的常态，而在阿勒泰，即使存在求而不得，生活照样可以过得惬意自在。当大家抱怨着“内卷”的无奈，挣扎于躺平与摆烂的泥沼之中，却在阿勒泰感受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生活就像阿勒泰的四季，有爱，也有痛，有求仁得仁，也有求而不得，这恰证明了一种生命的存在。《我的阿勒泰》是一个“去生活，去爱，去受伤”的故事。观剧让人们感受到“爱是超越憎恨、嫉妒、痛苦，把人包裹起来，成为铠甲的情感。”剧中所展现出的松弛自然的人生境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是应物、处事、待己的高妙化境。

《人，诗意地栖居》是德国19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的一首诗，其实荷尔德林写这首诗的时候，差不多已是贫病交加而又居无定所，他只是以一个诗人的直觉与敏锐，意识到随着科学的发展，工业文明将使人类社会出现变化，他呼唤人们需要寻找回家之路。他在《远景》中描述：“当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在那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葡萄闪闪发光。那也是夏日空旷的田野，森林显现，带着幽深的形象。自然充满着时光的形象，自然栖居，而时光飞速滑过。这一切都来自完美。于是，高空的光芒照耀人类，如同树旁花朵锦绣。”人们终将于生活之中求得灵魂的安放之地，而《我的阿勒泰》正向众人展现了生活本真自在状态，阿勒泰也就成为了观众们魂牵梦绕的诗意栖居之地。

近些年的一些影视作品都想走捷径，以社会话题为噱头抓取观众眼球，为讲而讲，但又讲不出个所以然。《我的阿勒泰》基于人类的本能情感，以亲情、爱情、友情、人情，去展示年轻人的迷茫和成长，去感受爱情的纯洁，去彰显人性的温情，去重拾生活的热情。以长久的情感作为基础才能有长久的感受，我们需要长久的文艺作品，而不是快餐式的传播，也不是视频化的新闻学。《我的阿勒泰》才是观众们真正需要的“细糠”，它让我们体悟自然之真、人性之善、生活之美，重拾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的信念和勇气。

诗意栖居的心灵故乡

郭腾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